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嶺

外

代

答

上冊

宋周去非撰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宋 周去非撰

嶺外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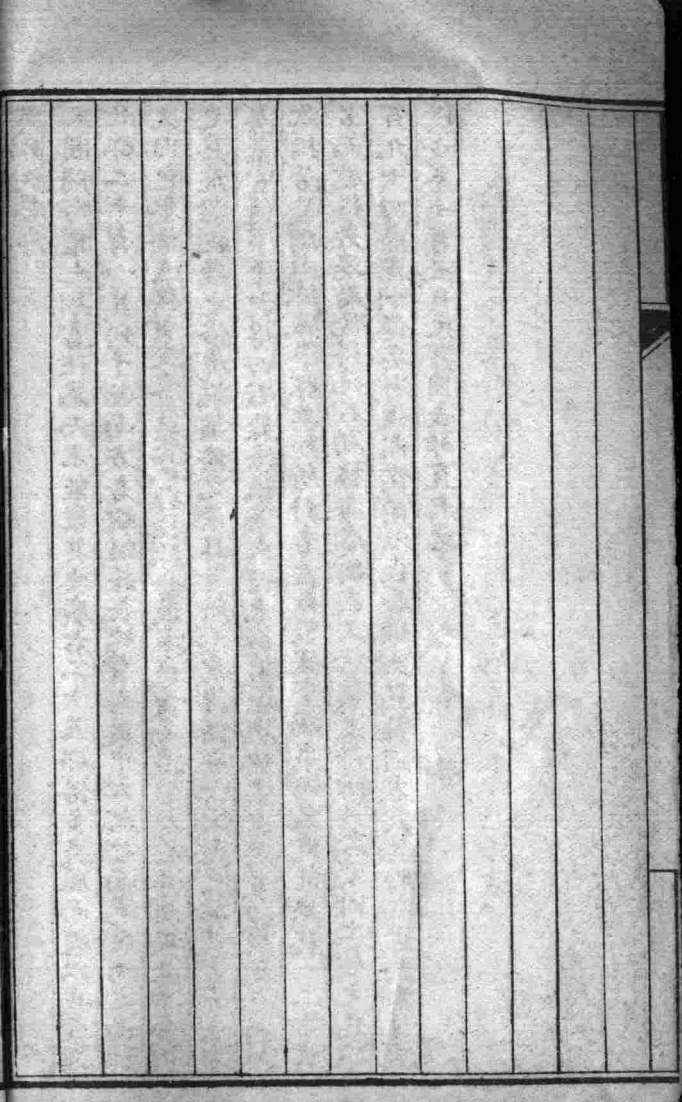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嶺外代答提要

是為宋周去非撰去非字直甫永嘉人書凡十卷分二十門今有標目者十九曰地理邊帥外國上外國下風土法制財計器用服用食用香樂器寶貨金石花木禽獸蟲魚古蹟蠻俗志異其一門但存子題而佚其標目所言則皆軍制戶籍之事去非曾官桂林東踈後因有向嶺外事者倦於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答河間尚書稱其書條分縷晰敘述詳明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尤足補正史所未備不僅紀風土物產徒供談助已也

嶺外代答序

入國問俗禮也矧嘗仕焉而不能舉其要廣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風而疆以戎索海
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實與夷中六詔安南為境海之南郡
又內包黎獠遠接黃支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教寧越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場之事經國
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廣
矣蓋嘗隨事筆記得四百餘條秩滿束擔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置勿復稱也迺親
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驟莫知所對者蓋數數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二事類
多而臆得者浸廣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藥裏得所鈔名數因次序之凡二
百九十四條應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答雖然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淳熙
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記



嶺外代答目錄

卷一

地理門

百粵故地

並邊

廣西省併州

五嶺

湖廣諸山

桂山

桂林巖洞

靈巖

羅叢巖

黎母山

廣西水經

牂牁江

靈渠

癸水

龍門

象山

天威遙

天分遙

三合流

象鼻砂

天涯海角

潮

邊帥門

廣西經畧安撫使

瓊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邕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宜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融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欽廉溪峒都巡檢使

卷二

外國門上

安南國

海外黎蠻

海外諸蕃國

占城國

真臘國

蒲甘國

三佛齊國

闍婆國

故臨國

注輦國

卷三

外國門下

大秦國

大食諸國

木蘭皮國

西天諸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

東南海上諸雜國

崑崙層期國

波斯國

蟾蠻

三伏馱

狁人

西南夷

通道外夷

航海外夷

沿邊兵

土丁戍邊

峒丁戍邊

田子甲

峒丁

寨丁

土丁保丁

効用

土宣

五民

惰農

僧道

卷四

風土門

廣右風氣

雪雹

瘴地

瘴

屋室

巢居

踏犁

椿堂

送老

方言

俗字

法制門

奏辟

定擬

試場

攝官

南海役法

常平

卷五

財計門

廣右漕計

廣西鹽法

經畧司買馬

宜州買馬

馬網

邕州永平寨博易場

邕州橫山寨博易場
欽州博易場

卷六

器用門

端硯

筆

墨

具

螺杯

羽扇

蠻刀

蠻甲冑

蠻鞍

蠻弩

融劍

黎弓

藥箭

梧州鐵器

木蘭舟

藤舟

剗木舟

施

蠻笠

皮履

服用門

綾

布

猩猩布

水紬

練子

安南絹

氈

吉貝

蟲絲

婆衫婆裙

食用門

酒

茶

食檳榔

老鮓

異味

齋素

買水沽水

卷七

香門

沈水香

蓬萊香

鷓鴣斑香

箋香

衆香

零陵香

蕃梔子

樂器門

平安樂

羯樂

腰鼓

銅鼓

桂林儺

白巾鼓樂

寶貨門

珠池

蛇珠

辟塵犀

琥珀

碑磔

龍涎

大貝

金石門

生金

丹砂水銀

煉水銀

銀朱

銅

銅綠

鉛粉

鍾乳

滑石

石鶯

石蠟石蝦

石梅

石柏

卷八

花木門

桂

榕

沙木

燕脂木

思櫛木

檳榔

枕柳

椰子木

竹

荔枝圓眼

紅鹽草菓

八角茴香

餘甘子

石栗

杓栗

蕉子

烏攬

柚子

百子

藤

花藤

膽瓶蕉

水蕉

紅蕉花

南山茶

素馨花

茉莉花

石榴花

史君子花

添色芙蓉花

豆寇花

泡花

曼陀羅花

枸那花

水西花

裏梅花

玉脩花

月禾

大蒿

都管草

蛆草

銅鼓草

石髮

扁菜

胡曼草

卷九

禽獸門

象

虎

天馬

蠻馬

果下馬

蠻犬

獲

白鹿

雌

人熊

山猪

花羊

綿羊

大狸

風狸

仰鼠

香鼠

石鼠

麝香

懶婦

山獺

山鳳凰

孔雀

鸚鵡

烏鳳

秦吉了

翡翠

雁

靈鶻

骨噪

鳩

春蟲

鶉子

鬪雞

長鳴雞

潮雞

枕雞

翻毛雞

卷十

蟲魚門

蚺蛇

六目龜

璧璫瑁

蟪

鱈鯉魚

嘉魚

河魚

竹魚鰕魚

鬼蛺蝶

黑蛺蝶

天鰕

蠶

古蹟門

韶石

秦城

綠珠井

古富州

銅柱

岬岬寺

交趾

儋耳

水井火山

蠻俗門

蠻俗

獠俗

入寮

挂劍

繡面

鼻飲

飛馳

踏搖

欵塞

木契

打鬘

抵鴟

十妻

捲半

鬪白馬

迎茅娘

志異門

天神

聖佛

甯誅議

武婆婆

轉智大王

新聖

雞卜

茅卜

南法

家鬼

挑生

蟲毒

罔兩

柳州蜈蚣

桂林猴妖

附南窗紀談

嶺外代答卷一

宋 周去非撰

地理門

百粵故地

自秦皇帝并天下。伐山通道。畧定揚粵。為南海桂林象郡。今之西廣。秦桂林是也。東廣。南海也。交阯。象郡也。漢武帝平南海。離秦桂林為二郡。曰鬱林。蒼梧。離象郡為三。曰交阯。九真。日南。又稍割南海象郡之餘壤。為合浦郡。乃自徐聞渡海。畧取海南。為朱崖儋耳二郡。置刺史于交州。漢分九郡。視秦苦多。其統之。則一交州刺史耳。至吳始分為二。於是交廣之名立焉。時交治龍編。廣治番禺。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合交廣為一。置採訪使于番禺。其規模猶漢時。唯帥府易地也。高宗始置安南都護府于交州。本朝皇祐中。置安撫經畧使于桂州。西道帥府始於此。至今八桂番禺龍編。鼎峙而立。復秦之故云。

竝邊

廣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令甲邕宜欽廉融瓊州吉陽萬安昌化軍靜江府。係沿邊。

柳賓貴橫鬱林化雷係次邊總廣西二十五州而邊州十七靜江屬縣半抵徭峒徭峒者五陵蠻之別也自靜江稍西南曰融州其境抗扼王江樂善宜良丈盈洪源從允牂牁夜郎諸蠻自融稍西南曰宜州宜州處羣蠻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荔波羸河五峒茅灘撫水諸蠻南丹者所謂莫大王者也自宜稍西南曰邕州邕境極廣管溪峒羈縻州縣峒數十右江直西南其外則南詔也左江直正南其外則安南也自邕稍東南曰欽州欽之西南接境交趾陸則限以七峒水則舟楫可通自欽稍東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自廉東南渡海曰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中有黎母山環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則占城諸蕃遠則接于六合之外矣

廣西省併州

廣西地帶蠻夷山川曠遠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當浙郡一縣異時偏方割據境土褊小故竝建荒為州縣而務觀美逮夫正統有歸六合混一乃省併晏州荔州今靜江府荔浦縣是也龍州今柳州龍城縣是也蘆州今藤州鐔津縣是也皆廢於唐之貞觀溇州今靜江府興安縣也廢於本朝之乾德嚴州今象州之來賓縣也澄州今賓州上林縣也蠻州今橫州永淳縣也牢州黨州今鬱林州南流縣也南藝州

今藤州岑溪縣也。繡州今容州普寧縣也。禺州北流縣也。順州陸川縣也。潘州今高州茂名縣也。南亭州玉州今欽州靈山縣也。姜州今廣州合浦縣也。皆廢於開寶。珠州今融州融水縣也。鎮寧州今宜州帶溪寨也。賓州今高州信宜縣也。蒙州今昭州立山縣也。皆廢於熙寧。夔州今澧州平南縣也。平州今融州懷遠縣也。白州今鬱林州博白縣也。觀州今宜州高峯寨也。溪州。馴州。叙州。今宜州北遐鎮思立寨也。皆廢於紹興。夫州大矣。廢而為縣。若寨又不加大焉。又有不專縣寨者。顧有廢二州而僅成一縣。且或廢鎮寨。或廢一州。而併入近縣者。然則昔之為州。無乃強名乎。

五嶺

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彬。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為入嶺之驛。全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

湖廣諸山

南方多佳山。竊謂其本根自衡山來。勢如木之有餘枝條枝也。東南一幹。為廣東之韶石。雲關參天。鐘簏踳地。望之使人肅然。想有虞張樂之盛。綿延至英州。羣峯玉立。堅潤而秀。乃其枝柯也。散布為德慶之三洲。巖惠之羅浮山。與其他不知名之奇山。又其條枝也。西南一幹。發為道之九嶷。崢嶸峻極。峯岫挺異。紫紆盤礴。惘不可測。綿延為桂林之山。羣峯拔地。森立四野。亦皆其枝柯也。至伏地而行乎黃茅赤土之下。突出為西融州之老君洞天。容之白漏洞天。潯之白石洞天。茲亦其條枝也。東南方至陽。天地之美具焉。草木之生。必向榮於南枝。衡山之陽。亦猶是耳。

桂山

山谷詩云。桂嶺連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唐人謂兩地不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雁山屢游矣。桂山得雁山之秀。雁山不若桂山之多。若置諸大龍湫龍鼻泉之側。則雄偉之氣亡矣。桂山之高。曾不及雁山之半。故無尊雄之勢。謂可與相頡頏者過矣。乃若陽朔諸山。唯新林鋪左右十里內。極可賞愛。青山綠水。園樂映帶。煙霏不斂。空翠撲人。面面相屬。人住其間。真住蓮花心也。桂林負郭諸山。頗不及耳。夫其失

翠特立。無不拔地而起。綿延數百里。望之不見首尾。亦云盛哉。

桂林巖洞

石湖嘗評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及攷唐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竦。林立四野。觀前人品題桂林之意。端不誣矣。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神刻鬼刻。高者憑崖如化城。下者穿隧若水府。大者可建五丈旗。小者猶可容十客。或浮為洲渚。或內通舟楫。去城不過七八里。近二三里。几杖間可以徧覽。巖穴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今述于後。巖則曰讀書。曰疊綵。曰伏波。曰龍隱。曰劉仙。曰屏風。曰佛子。曰雄巖。洞則曰白龍。曰華景。曰水月。曰龍隱。曰棲霞。曰元風。曰曾公。曰南潛。曰北潛。曰隱山。六洞。曰虛秀。曰石乳。峯則曰立魚。曰獨秀。其他不可枚數矣。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載巖洞。與此同。惟白龍乃洞名。龍隱則巖洞俱有。又有虛秀。無靈秀。此本舊有。錯誤。今俱改正。

靈巖

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虞百所。率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曾公巖。興安之石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直橋橫檻其上。遊遊者得以徙倚其間。異于他洞者。空明幽邃而已。雖然。未若城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

形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橋。可以觴客。龍隱修曲而高明。江流貫之。鼓棹而入。仰視洞頂。天矯乎真龍之脊骨也。范石湖謂二洞奇賞絕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一洲。其旁高岑有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鬚眉衣冠無一不具。張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真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為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深數尺。廣纔丈餘耳。若夫桂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洞其腹。水闊二十丈。深當倍之。余嘗攝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舟造洞。遙望大江平闊。直抵山根。橫有一線之光。邇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即其洞口。水面貼貼。正將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擊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纔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舟入漸深。揖聲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人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虛碧裂。當巖之中。洞頂穹窿。如寶蓋然。其下即神龍所居也。余斂板焚香。巫者以修綆下瓶汲深。奉之以歸。輒有感應。是江也。西通徭峒。日瀉良材。貫巖而下。水深不可施篙。撐拄巖頂而後得出。余求之事實。謂此江古來遠出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靈巖。縣曰靈川。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背。尚有故江跡存。噫。此巖水色沈碧。雄深嚴靜。人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

洞之邇於人。所以未蒙賞音。惜哉。

羅叢巖

羅叢巖在潯州西南六十里。巖中明快。可容數百人。每遇重九。合鄰郡之人而集焉。以為登高之樂。巖內有三聖殿。殿側有石鐘。其大合抱。自然天成。殿東則有碧虛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半里餘。出于巖之東。洞內則有石佛。石磬。石獅子。石牀。石鐘。殿西則有靈源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一二里。出于巖之西。洞內則有石羅漢。石象。石馬。石魚。石筍。石鼓。凡遊兩洞者。必秉火炬以觀。聯巖之外。西則有水月巖。約深數丈。約闊十五丈。泉源清徹。四時不涸。中有異魚存焉。巖口則有龍王殿。入巖中則有觀音堂。或遇水旱。里人禱之。甘雨必應。由大巖之中。皆用石板平砌。而出巖門則有鐘樓。樓之西倚巖。則以石甃。高數丈。為方丈。樓之外則有三門。門之外則有超然亭。亭之左右。則用石板為路。連袤一二里。四圍皆植松竹。實潯之勝概云。

黎母山

海南四州軍中有黎母山。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半險半易。生黎之處。則已

阻深。然皆環黎母山居耳。若黎母山巔數百里。常在雲霧之上。雖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見共翠浮空。下積鴻濛。其上之人。壽考逸樂。不接人世。人欲窮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見水泉甘美耳。此豈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類耶。

廣西水經

凡廣西諸水。無不自蠻夷中來。靜江水曰灘水。其源雖自湘水來。然湘本北行。秦史祿決為支渠。南注之融江。而融江實自搖峒來。漢武帝平南越。發零陵。下灘水。蓋汭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灘水自桂歷昭而至蒼梧。融州之水。牂牁江是也。其源自西南夷中來。武帝發夜郎。下牂牁。即出此也。宜州之水。自南丹州合集諸蠻溪谷而來。東合于牂牁。歷柳歷象而至潯。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為左江。自交趾來。一為右江。自大理國威楚府大槃水來。江合于邕。歷橫歷貴。與牂牁合于潯。而東行。歷藤而與灘水合于蒼梧。蒼梧者。諸水之所會。名曰三江口。實南越之上流也。水自是安行入于南海矣。

牂牁江

西融州城外江水。即牂牁江之下流也。江面頗闊。昔嘗有大水。泛出蜀南州。牌漢武平南越。發夜郎。下牂牁。非由融州。則何自而至南越哉。今靜江府桑江寨。其水亦合于融江之上流。或云桑江亦牂牁音之訛也。大抵融州之西為蜀之南。地本接連。但隔於蠻獠。不可通耳。

靈渠

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廣西。其間地勢最高者。靜江府之興安縣也。晉始皇帝南戍五嶺。史祿於湘源上流。灘水一派鑿渠。踰興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運餉。蓋北水南流。北舟踰嶺。可以為難矣。祿之鑿渠也。於上流砂磧中。疊石作鐮背。銳其前。逆分湘水為兩。依山築堤為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陸。遂鑿渠。遠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今桂水名灘者。言離湘之一派而來也。曰湘曰灘。往往行人於此銷魂。自鐮背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許。有洩水灘。苟無此灘。則春水怒生。勢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灘殺水猛勢。故堤不壞。而渠得以溜湘餘水。緩達于融。可以為巧矣。渠水遠逾興安縣。民田賴之。深不數尺。廣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內置斗門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門。則復閘之。俟水積而舟以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

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嘗觀祿之遺跡。竊嘆始皇之猜忍。其餘威能罔水行舟。萬世之下。乃賴之。豈唯始皇祿亦人傑矣。因名曰靈渠。

癸水

灘水自癸方來。直抵靜江府城東北角。遂竝城東而南。古記云。賴有癸水。遠東城。水不見刀兵。又有石記云。湘南南粵北。此地居然自牛肋。直饒四面血成池。一騎刀兵入不得。五代靜康之亂。大盜滿四方。獨不至靜江。風水之說。固有驗矣。昔於城東北角溝灘水。遠城而西。復南。東合于灘。厥後居民壅之。溝遂廢。范石湖帥桂。乃浚斯溝。漣漪如帶。於溝口伏波巖之下。八桂堂之前。朔為危亭。名以癸水。此溝未廢。桂人屢有登科。既廢。二十年間。幾類天荒。石湖以淳熙甲午復溝。乙未科果有蔣汝霖。戊戌科有蔣來叟。辛丑科二人登科。今石湖癸水亭記。但言癸水之為樂土福地耳。復溝之效。未續論也。

龍門

潯象之閒有龍門。春水大至。鱗鯉大魚。自海逆流而上。漁師於龍門之下。迴瀾之中。設網橫江。舉而得之。有嘲之者曰。是殆南選之龍門也。蒼梧上流。亦有龍門灘。其形

勢甚可畏。

象山

象州郡治西樓。正面西山。山腹忽起白雲。狀如白象。移時不滅。然不可常見。紫秦象郡乃交趾。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門。乃畫一白象。不審何意。然象州自昔不遭兵革。凡有大盜。皆相戒。以不犯象鼻。然則城門之畫象。豈謂此耶。

天威遙

欽之士人曾果。得唐人天威遙碑。文義駢儷。誠唐文也。碑旨言安南靜海軍地皆濱海。海有三險。巨石屹立。鯨波觸之。晝夜震洶。漕運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為風引。遵崖而行。必瓦解於三險之下。而陸有川遙。頑石梗斷焉。伏波嘗加功力。迄不克就。厥後守臣屢欲開鑿。以便漕運。雖鏖一下。火光煜然。高駢節度安南。齋戒禱祠。將施功焉。一夕大雨震雷。于石所者累日。人自分淪沒矣。既霽。則頑石破碎。水深丈餘。旁有一石猶存。未可通舟。駢又虔禱。俄復大雨震雷。悉碎餘石。遂成巨川。自是舟運無艱。名之曰天威遙。退而求諸傳載。天威遙事畧同。但不若是詳麗。

天分遙

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為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七十二遙中有水分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遙。人云五州昔與交趾定界于此。言若天分然也。今交趾於天分遙已自占。又於境界數百餘里。吳婆窰之東。以立界標。而採捕其下。欽人舟楫少至焉。

三合流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頭瀆漫。而分流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于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船舶為大西風所引。至於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

象鼻砂

欽廉海中有砂磧。長數百里。在欽境烏雷廟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隱在波中。深不數尺。海船遇之。輒碎。去岸數里。其磧乃闊數丈。以通風帆。不然。欽殆不得而水運矣。嘗聞之船商曰。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自

欽廉而西則尤為難行。蓋福建兩浙濱海多港。忽遇惡風則急投近港。若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於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為難行。觀欽之象鼻。其端倪已見矣。

天涯海角

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欽遠於廉。則天涯之名甚於海角之可悲矣。斯亭竝城之東。地勢頗高。下臨大江。可以觀覽。昔余襄公守欽。為直釣軒於亭之東偏。即江濱之三石。命曰釣石。醉石。卧石。富為吟咏。載在篇什。

潮

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二弦小潮。謂之子水。頃刻竟落。未嘗再長。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初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紫二弦似誤

邊帥門

廣西經畧安撫使

漢帥府在交州。唐在廣州。天寶中嶺南桂容邕交與廣咸屬桂州採訪。昭宗始陞桂

管為節度。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西邕宜融為三路，用武臣充知州，兼本路安撫都監，而制經畧安撫使於桂州，選兩制以上官為知州，兼領使事。於是八桂遂為西路雄府矣。厥後，罷邕宜融為郡，宜融州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沿邊守臣並帶溪峒都巡檢使，盡隸于經畧安撫使，帥府既內兼西南數十州之重，外鎮夷蠻幾數百族，事權不得不重矣。廣西諸郡，凡有邊事，不申憲漕，唯申經畧司。此昔日陝西制也。

瓊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漢武帝斬南越遣使，自徐聞渡海，畧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聞縣遮角場，直對瓊管，一帆濟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時以海道閉絕棄之，梁復置崖州。隋時領縣十，是時海南止一州耳。唐貞觀五年置瓊州，今瓊管靖海軍節度是也。武德五年置儋州，今昌化軍。龍朔二年置萬安州，今萬安軍。武德五年置振州，後改曰崖州。今吉陽軍。四州軍乃海上一洲耳，中有黎母大山。四州軍環處其四隅，地方千里，路如連環，欲歷其地，非一月不可遍。瓊管再渡海至吉陽，所謂再涉鯨波者也。夫廣西去朝廷固遠矣，海外州軍又加遠焉，不得不置小帥以臨之。瓊守權能摘發四州

軍官吏。今兼本路安撫都監提轄海外逐州軍公事。良以此也。

邕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自唐分天下為十道。二廣不分東西。天寶中始置邕州經畧使。懿宗始陞邕管為西道節度使。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邕宜融為三路。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而置經畧安撫使于桂州以統之。今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州為建武軍節度。有左右兩江。左江在其南。外抵安南國。右江在西南。外抵六詔諸蠻。兩江之間管羈縻州峒六十餘。用為內地藩。而內宿全將五千人以鎮之。凡安南國及六詔諸蠻有疆場之事。必由邕以達。而經畧安撫之諮詢邊事。亦唯邕是賴。朝廷南方馬政。專在邕。邊方珍異。多聚邕矣。

宜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廣西控扼夷蠻。邕屯全將。宜屯半將。本朝皇祐間分宜州為一路。帥所統多夷州。後罷為郡。今守臣猶兼廣西都監。為慶遠軍節度。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又有撫水五峒龍河茅灘荔波等蠻。及陸家砦。其外有龍羅方石張五姓。謂之淺蠻。又有西南韋蕃。及蘇綺羅。坐夜回。

按桂海虞計利流求謂之生蠻。其外又有羅殿毗

那大蠻皆有徑路直抵宜城宜之境上舊有觀溪馴叙四州乃昔之邊也權力弱不足以為邊紹興四年罷為寨今宜有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鎮寧五寨是也高峯一寨古之觀州正抵南丹其或犯邊高峯則其咽喉宜之府庫月支南丹安化諸峒錢米鹽料有差

融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大觀初置融州為黔南經畧使所管皆夷州帥府地狹割柳之柳城宜之天河桂之古縣以益之厥後罷融為郡三縣復仍其舊至今黔南帥司官屬朱記在靜江府軍資庫融州城下江即牂牁江也江之上流與王江合王江之閉羣蠻居之又其上流羣蠻居之蠻即五陵溪之別也蠻則諸葛亮所征漢武帝所開者在融則外置列寨以備之融守兼廣西都監為清遠軍節度每歲聖節蠻酋赴宴頗多舊日帥府規模尚可觀矣

欽廉溪峒都巡檢使

欽廉皆號極邊去安南境不相遠異時安南舟楫多至廉後為溺舟乃更來欽今廉州不管溪峒猶帶溪峒職事者蓋為安南備爾廉之西欽也欽之西安南也交人之

來率用小舟。既出港。遵崖而行。不半里。即入欽港。正使至廉。必越欽港。亂流之際。風濤多惡。交人之至欽也。自其境永安州。朝發暮到。欽於港口。置抵棹寨。以誰何之。近境有木龍渡。以節之。沿海巡檢一司。迎且送之。此其備諸海道者也。若乃陸境。則有七峒。於如昔。峒置戍。以固吾圉。

嶺外代答卷一終

嶺外代答卷二

宋 周去非撰

外國門上

安南國

交趾本秦象郡。漢唐分置。已見於百粵。故地首篇。境內偽置四府十三州三寨。府曰都護。大通。清化。富良。州曰永安。永泰。萬春。豐道。太平。清化。又安遮風。茶盧。安豐。蘇州。茂州。諒州。寨曰和寧。大盤。新安。大抵清化遮風。又安永安。皆遵海。而永安與欽州為境。茶盧與占城為境。蘇州茂州皆與邕管為境。其國東西皆大海。東有小江。過海至欽廉。西有陸路。通白衣蠻。南抵占城。北抵邕管。自欽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盤寨過永泰萬春。即至其國都。不過五日。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縣。過烏皮桃花二小江。至浦定江。亦名富良江。凡四日至其國都。乃郭達師所出也。又自太平寨東南行。過丹特羅江。入其諒州。六日至其國都。若自右江温潤寨入其國。則迂矣。交人自謂至其國都曰入峒。謂吾民曰上京。地里止此。而文移動以數月。蓋故為遷延。以示道里之遠。國初其部內亂。有丁都領按宋史者。與其子璉率眾

討平之。衆立為帥。三年而私命璉為節度使。開寶六年。璉遣使貢方物。制以璉特進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陰郡開國公。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八年。又封交趾郡王。璉死。黎桓按原本作巨。避欽宗。篡立。諱。今依宋史改正。

太平興國中。桓以交州叛。朝廷因以撫之。桓死。子至忠立。大中祥符三年。至中卒。有子才十歲。李公蘊冒姓黎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請命。授以黎氏官。公蘊死。子德政立。來告哀。自稱留後。天聖六年。授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寶元初。進南平王。德政死。子日

尊立。自稱大越國李氏第三帝。日尊死。子乾德立。自號明王。乾德初立。權移臣下。大臣李上吉首建叛議。而廣西白州進士徐伯祥者。有功于州。不得官。導以犯邊。陷邕

欽廉三州。朝廷遣郭達致討。幾覆其國。乃以表乞降。會王師大疫。達受表班師。時熙寧八年也。乾德死。有遺腹子在占城。奉而立之。曰天祥。按宋史紹興二年。乾德卒。子

嗣此。紹興二十六年入貢。乾德癸巳朝旨符廣西帥司。下交趾買馴象。天祚因乞以

有誤。象貢。許之。未入貢。而天祚死。嗣子龍翰不以聞。而冒天祚名稱貢。封為安南國王。既受封。乃以天祚名乞國印。及上天祚遺表。朝廷命廣西提刑廖遽為使。至欽州弔祭。

復立龍翰為安南國王。其國僭偽。自李日尊始。偽諡其祖曰太祖神武。自號曰大越。

國僞年曰天貺。繼以十八字尊號。乾德立。乃犯邊。朝廷遣郭達為招撫使。趙高副之。進至滿定江。乾德表請降。納之。期為法制。雖曰甚鄙。而上下頗安之。母妻皆稱后。子皆稱太子。本族稱大王。族長稱承嗣。餘族稱支嗣。其官有內外職。內職治國。官之長曰輔國太尉。猶宰相也。外職治兵。官之長曰樞密使。金吾太尉都領兵。其文移至邊。有判安南都護府者。亦外職也。其入仕之途。或任子。或取士。或以資。有御龍武勝等八軍。皆在左右。每軍二百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又有雄畧勇健等九軍。以充給使。其宮室有水精宮。天元殿。制皆僭擬。別有一樓。榜曰安南都護府屋。其國最重科舉。凡入貲先為吏。叙遷至書狀。又入貲為保義郎。即可為知州矣。凡莅官不支俸。唯付以一方之民。俾得屬役。耕漁以取利。兵士月一更。暇則耕種自給。歲正月七日。每一兵支錢三百。紬絹布各一匹。兵士月給禾十束。元日以大禾飯魚鮓犒軍。蓋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飯為元日之犒。正月四日。國王宴官僚。七月五日。號大節。人民相慶。官僚以生口獻王。王次日宴酬之。門前有樓。置大鐘。為民訴寃。為盜者斫手足。背國逃亡者斫手足。謀叛者埋身露頭。旁植勁竹。挽竿繫首。以利刃刻之。首歛起。揭竿標矣。欽州探海往其郡。永安州投公文。不容民間交語。館之驛亭。速遣出境。防之甚密。

其國入貢。自昔由邕。或欽入境。蓋先遣使議定。移文經畧司。轉以上聞。有旨許其來。則專使上京。不然則否。舊制安南使者班在高麗上。建炎南渡。李天祚乞入貢。朝廷嘉其誠。優詔答之。紹興二十六年。乞入貢。許之。乃遣使由欽入。正使安南右武大夫李義嗣。安南武翼郎郭應。以五象充常進綱。外更進昇平綱。以安南太平州刺史李國為使。所獻方物甚盛。表章皆金字。貢金器凡一千二百餘兩。以珠寶飾之者居半。貢珍珠大者三顆。如茄子。次六顆。如波羅蜜核。次二十四顆。如桃核。次十七顆。如李核。次五十顆。如棗核。凡一百顆。以金瓶盛之。貢沈香一千斤。翠羽五十隻。深黃盤龍段子八百五十匹。御馬六匹。鞍轡副之。常進馬八匹。馴象五頭。二綱衙官各五十人。使者頗以所進盛多自矜。後乞入貢。朝廷輒卻之。乾道九年。朝旨符廣西下。安南買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以五象進。奉大禮。正使安南承議郎李邦正。副安南忠翊郎阮文獻。又以十象賀登寶位。安南中衛大夫尹子思為使。自邕州右江永平寨入。象綱所過州縣。頗有宴犒。夫脚象屋之費。而諸郡兵衛單弱。不足以聳外表。比之靜江。見逐卒鎧甲之盛。進退行伍之肅。使者失聲嘆曰。吾至此方見大朝威儀。參府之次。就戟門外上下馬。庭參甚恭。時范石湖為帥。屬威嚴以臨之。而感其犒宴饋遺。視紹

興二十六年禮遇頗殺。使者不敢較也。帥司津遣入朝。李邦正題詩郵亭。有此去優成賜國名之句。比到闕。偶得賜國之寵。使者滿意而歸。過靜江。復庭參致謝。乞自欽州歸國。許之。比至欽。留兩月。其國以舟楫旗幟。迓之而歸。是役也。貢象之外。附貢金銀洗盤。犀角象齒。沈箋之屬。計所直不滿二三萬緡。似非紹興入貢之盛。而其國掃府庫。僅能集事。朝廷賜予優厚。復叨異恩。交使衙官百人所過。州縣批券得米。以充糧食。得錢則人日給十文。餘皆籍歸國。一路州縣。應副夫脚八百人。擎負貢物者固無幾。而皆為使者負販。至都象實能浮。象奴所至水津。索舟以載。得錢然後驅以濟。相伴官如加禮。使者愈慢。後不加禮。乃聽命。既僥倖賜國。復有乞印之舉。其後謝使繼至欽。又數乞入貢。莫之許矣。其國人烏衣黑蓋。推髻徒跣。無貴賤皆然。其酋平居亦然。但珥金簪。上黃衫。下紫裙耳。其餘平居。上衣則上紫蟠領皂衫。四裙如背子。名曰四顛。下衣則皂裙也。或珥鐵簪。或曳皮履。手執鶴羽扇。頭戴螺笠。其丈身如銅鼓。款識。其軍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其婦人乃皙白異於男子。皂裙。男子之蓋飾也。以香膏沐髮如漆。裹烏紗巾。頂圓而小。自額以上細褶如縫。上徹於頂。身著大蟠領皂衫。加於小蟠領衫之上。足加鞮鞻。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但其中可辨耳。其來投文

書也。紫袍象笏。趨拜雍容。使者之來。文武官皆紫袍紅鞋。通犀帶。無魚。自貢象之後。李邦正再使來。欽乃加金魚。甚長大。其俗之輻如布囊。而使者至。欽則乘涼。雨晴皆用之。

海外黎蠻

海南有黎母山。內為生黎。去州縣遠。不供賦役。外為熟黎。耕省地。供賦役。而各以所邇隸於四軍州。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本不為人患。熟黎多湖廣福建之姦民也。狡悍禍賊。外雖供賦于官。而陰結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經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首也。夫之名不聞。家饒於財。善用其衆。力能制服羣黎。朝廷賜封宜人。瓊管有令於黎峒。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繼其業。昔崇寧中。王祖道經畧廣西。撫定黎賊九百七峒。結丁口六萬四千。開通道路一千二百餘里。自以為漢唐以來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圖。官僚皆受厚賞。淳熙元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八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歸化。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公參。就顯應廟。斫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抄掠。瓊管犒遣歸峒。大抵黎俗多猜。客來不遽見之。而於隙闕察客。儼然不動。然後遣奴出布席。客即席坐。

移時主乃出見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穢味嘗客客忍食不疑則喜繼以牛酒
否則遣客其親故聚會推鼓歌舞三杯後請去備猶以弓刀置身側也性好讎殺謂
之作拘遇親戚之仇即械繫之要牛酒銀瓶謂之贖命婚姻以折箭為信商旅在其
家黎女有不潔者父母反對鄰里誇之其親死殺牛以祭不哭不飯唯食生牛肉其
葬也舁觀而行前一人以雞子擲地不破即吉地也居處皆柵屋土產名香檳榔椰
子小馬翠羽黃蠟蘇木吉貝之屬四州軍征以商為歲計商賈多販牛以易香黎裝
推髻徒跣裸袒而腰絛吉貝首珥銀釵或銅或錫首或以絳帛絲帛包髻或帶小花
笠或加雞尾而皆簪銀篋二枝亦有著短織花裙者熙寧中王祖道撫定黎峒其酋
亦有補官今其孫尚服錦袍銀束帶蓋其先世所受賜而服之云徭人執黎弓垂箭
筒戴兜鍪佩黎刀乃長二尺而柄甚長以白角片長尺許如雞尾為靶子飾兜鍪織
藤為之其婦人高髻繡面耳帶銅環垂墜至肩衣裙皆吉貝五色爛然無有袴襦徒
繫裙數重裙製四圍合縫以足穿之而繫諸腰羣浴於川黎人半能漢語十百為羣
變服入州縣墟市人莫辨焉日將晚或吹牛角為聲則紛紛聚會結隊而歸始知其
為黎也

海外諸蕃國

諸蕃國大抵海為界限。各為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閩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真臘。為宏裏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為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為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為極西諸國之都會。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閩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稍東北向。則高麗百濟耳。西南海上諸國。不可勝計。其大畧亦可考。姑以交趾定其方隅。直交趾之南。則占城。真臘。佛羅安也。交趾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也。於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細蘭。細蘭海中有一大洲。名細蘭國。渡之而西。復有諸國。其南為故臨國。其北為大秦國。王舍城。天竺國。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

占城國

占城漢林邑也。境上有馬援銅柱。在唐曰環王。王所居曰占城。以名其國。地產名香。犀象。土皆白沙。可耕之地絕少。無羊豕蔬茹。人採香為生。國無市肆。地廣人少。多買奴婢。船舶以人為貨。北抵交趾。南抵真臘。臣事交趾。而日與真臘為仇。乾道癸巳。閩人有以西班到選。得官吉陽軍都監者。泛海之官。聽至占城。見其國與真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以騎戰之利。教之弓弩騎射。占城王大悅。具舟送至吉陽。厚齎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則克。次年復來。人徒甚盛。吉陽軍因欲以無馬。乃轉之瓊管。瓊管不受。遂怒而歸。後不復至也。異時諸國船舶。類為其所虜。蓋其俗本好剽掠。其屬有賓曠隴國。賓陸陵國。目連舍基在賓陸陵。或云即王舍城。建隆二年。曾貢方物。三年八月。又來貢。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進貢。有詔賜錢二千六百緡。其慕化。可嘉也。

真臘國

真臘國遠於占城。而近於諸蕃。其旁有窰裏國。西柵國。三洎國。麻蘭國。登流眉國。第辣撻國。真臘為之都會。北抵占城。最產名香。登流眉所產為絕奇。諸蕃國香所不及也。其國僧道咒法靈甚。僧之黃衣者有室家。紅衣者寺居。戒律精嚴。道士以木葉為

衣國中望天一隅。常有少痕。其人云昔女媧所不至也。本朝徽宗宣和二年。曾遣使入貢。

蒲甘國

蒲甘國自大理國五程至其國。自容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不可通矣。蒲甘國王官員皆戴金冠。狀如犀角。有馬不鞍而騎。王居以錫為瓦。以金銀裏飾屋壁。有寺數十所。僧皆黃衣。國王早朝。其官僚各持花獻王。僧作梵語祝壽。以花戴王首。餘花歸寺供佛。徽宗崇寧五年二月。曾入貢。

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至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國無所產。而人習戰攻。服藥在身。刀不能傷。陸攻水戰。奮擊無前。以故鄰國咸服焉。蕃船過境。有不入其國者。必出師盡殺之。以故其國富犀象珠璣香藥。其俗縛排浮水而居。其屬有佛羅安國。國主自三佛齊選差地。亦產香。氣味腥烈。較之下岸諸國。此為差勝。有聖佛。三佛齊國王再歲一往燒香。藝祖開基。建隆元年九月。三佛齊王悉利大霞里壇。按宋史悉利下有胡字遣使來貢方物。二年五月。復遣使

進貢。三年三月又來貢。十二月又貢方物。至神宗元豐二年七月。遣詹卑國使來貢。哲宗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又遣使入貢。五月復來貢。慕義來庭。與他國不侔矣。

閩婆國

閩婆國又名莆家龍。在海東南。勢下故曰下岸。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船。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國王撮髻腦後。人民剃頭留短髮。好以花樣縵布織身。以椰子并撻樹漿為酒。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以銷銀鑄錫雜鑄為錢。其錢以六十箇准為一兩。金用三十二錢為半兩。金土產胡椒檀香丁香白荳蔻肉豆蔻沈香。國人尚氣好鬪戰。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蹈水溺死不悔。

故臨國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船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船。約一月始達。其國人黑色。身纏白布。鬚髮伸直。露頭撮髻。穿紅皮履。如畫羅漢脚踏者。好事弓箭。遇鬪戰。敵時以綵纈纏髻。國王身纏布出入。以布作軟兜。或乘象。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全身也。監篋國遞年販象牛。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國王事天尊牛。殺之償死。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

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注輦國

注輦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國。當自故臨國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其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多與西天諸國戰爭。國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至有賜錦帳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國王及官民皆撮髻。繞白布。以金銀為錢。出指環腦子。蓋貓兒睛之類也。真珠象牙雜色琥珀色絲布。妓女近萬家。每日輪妓三千。入朝祇役。國人尚氣輕生。有不相伏者。日數十對。在王前用短刀格鬪。死而無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王遣使貢真珠等。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寧十年六月。此國亦貢方物。上遣內侍勞問之。乃此國也。

嶺外代答卷三

外國門下

宋 周去非撰

大秦國

大秦國者。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罽。有城郭。居民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設簾幃。四圍開七門。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國進貢者。拜於階祀之下。祝壽而退。屋下開地道。至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五十人。國人罕識王面。若出遊騎馬。打三蒼青織馬頭。項皆飾以金玉珠寶。歲年大食國王號素丹。遣人進貢。如國內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前來撫定。所食之物。多飯餅肉。不飲酒。用金銀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盤貯水濯手。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馬腦真珠。天竺國。其屬也。國有聖水。能止風濤。若海揚波。以琉璃瓶盛水。灑之即止。

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

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產乳香龍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油沒石子薔薇水等貨。皆大食諸國至此博易。國王官民皆事天。官豪皆以金線挑花帛纏頭搭項。以白越諾金字布為衣。或衣諸色錦。以紅皮為履。居五層樓。食麵餅肉酪。貧者乃食魚蔬。地少稻米。所產果實甜而不酸。以蒲桃為酒。以糖煮香藥為思酥酒。以蜜和香藥作眉思打華酒。暖補有益。以金銀為錢。巨船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囉拔國遣人入貢。即此麻離拔也。有麻嘉國。自麻離拔國西去。陸行八十餘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梵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每年諸國前來。就方丈禮拜。并他國官豪不拘萬里。皆至瞻禮。方丈後有佛墓。日夜常見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過。若人臨命終時。取墓上土塗冑。即乘佛力超生云。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也。大食諸國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國富盛。王出。張阜蓋金柄。其頂有玉獅子。背負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遠可見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寶物珍段。皆食餅

肉酥酪。少魚菜米。產金銀礮花上等琉璃白越諾布蘇合油。國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纏頭。所謂軟琉璃者。國所產也。有吉慈尼國。皆大山圍繞。鑿山為城。方二百里。環以大水。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內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謂之除或作。其國產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駝毛段礮花琉璃蘇合油無名異摩娑石。人食餅肉乳酪。少魚米。民多豪富。居樓閣有五七層者。多畜牧駝馬。地極寒。自秋至春雪不消。寢近西北故也。有肩路骨惇國。居七重之城。自上古用黑光大石疊就。每城相去千步。有蕃塔三百餘。內一塔高八十丈。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塔項。寒即以色毛段為衣。以肉麵為食。以金銀為錢。所謂鮫綃薔薇水梔子花摩娑石礮砂。皆其所產也。有勿斯離國。其地多名山。秋露既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腴。此真甘露也。山有天生樹。一歲生粟。次歲生沒石子。地產火浣布珊瑚。

木蘭皮國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施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今人謂木蘭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蘭皮國所產極

異麥粒長二寸。瓜圍六尺。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

西天諸國

西方諸國。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數百國。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蓋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於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趾之境也。其地之西。有東大食海。越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昔張騫使大夏。聞身毒國在大夏東南一千里。余聞自大理國至王舍城。亦不過四十程。案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又達摩之來。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驗也。

西天南尼華囉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鬱金塗身面。效佛金色。國人多稱婆羅門。以為佛真子孫。屋壁坐席。塗以牛糞。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以牛糞塗。焚香獻花供養。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東南海上諸雜國

東南海上有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劫奪。得人縛而賣之。閩婆。又東南有近佛國。多野鳥。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船飄至。其國擒人以巨竹夾而燒食之。賊首鑽齒。陷以黃金。以人頭為食器。其島愈深。其賊愈甚。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嘗有船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咸生女也。

崑崙層期國

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火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駱駝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食雜物。炙火。或燒赤熟。銅鐵與之食。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為蕃奴。

波斯國

西南海上波斯國。其人肌理甚黑。鬢髮皆拳。兩手鈐以金串。縵身以青花布。無城郭。

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机。疊足坐。羣下禮拜。出則乘軟輿。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劍呵護。食餅肉飯。盛以甕器。掬而啣之。

蜃蠻

以舟為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蜃也。欽之蜃有三。一為魚蜃。善舉網垂綸。二為螺蜃。善沒海取螺。三為木蜃。善伐山取材。凡蜃極貧。衣皆鷄結。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婦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兒自能孩。其母以軟帛束之背上。蕩槳自如。兒能匍匐。則以長繩繫其腰。於繩末繫短木焉。兒忽墮水。則緣繩汲出之。兒學行。往來蓬舂。殊不驚也。能行則已。能浮沒。蜃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身無一縷。真類獼猴。然蜃之浮生。似若浩蕩。莫能馴者。然亦各有統屬。各有界分。各有役於官。以是知無逃乎天地之間。廣州有蜃一種。名曰盧亭。善水戰。

三伏獸

交趾之南。有山曰播流。環數百里。若大鐵圍。不可攀躋。中皆良田。唯有一竅可入。有種類居之。交趾所不得而臣。號曰三伏獸。安南屢欲滅之。其人守險。萬方不可入。三伏獸自言曰。縱安南有強兵。我自未可食。蓋謂其不可滅也。

猺人

猺人者言其執徭役於中國也。靜江府五縣與猺人接境。曰興安靈州臨桂義寧古縣。猺人聚落不一。最强者曰羅曼猺人。麻園猺人。其餘曰黃沙。曰甲石。曰嶺屯。曰褒江。曰贈脚。曰黃村。曰赤水。曰藍思。曰巾江。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黃意。曰大利。曰小平。曰灘頭。曰丹江。曰縻江。曰閃江。曰把界。山谷彌遠。猺人彌多。盡隸於義寧縣。桑江寨。猺人椎髻臨額。跣足帶械。或袒裸。或鷄結。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酋則青中紫袍。婦人上衫下裙。斑斕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極細。俗所尚也。地皆高山。而所產乃輜重。欲運致之。不可肩荷。則為大囊貯物。以皮為夫帶。挽之於額。而負之於背。雖大木石亦負於背。猺人耕山為生。以粟豆芋魁充糧。其稻田無幾年。豐則安居巢穴。一或饑饉。則四出擾攘。土產杉板滑石蜜蠟零陵香燕脂木。靜江五縣沿邊。唯興安義寧縣官任滿有邊賞。

西南夷

西南五姓蕃部。曰龍羅方石張。自昔許上京入貢。龍羅方石自宜州入境。張蕃自邕州入境。或三年。或四五年。計五姓人徒凡九百六十人。所貢氍毹馬丹砂。朝廷支賜錦衫。

銀帶與其他費。凡二萬四千四百餘緡。回答之物不與焉。熙寧八年。令五姓蕃五年一進奉。納方物於宜州。宜州估時價回答。又有西南韋蕃。亦五年一進奉。宜州受其方物回答之費。凡一千二百餘緡。羈縻州亦有進奉者。宜州管下安化三州一鎮。舊許三年一上京進奉。額二百九十三人。後令納方物於宜州思立寨。而親赴州領賜。西南夷大率推髻跣足。或衣斑花布。或披氍而背刀帶弩。其髻以白紙縛之。云猶為諸葛武侯制服也。武侯之烈遠矣哉。

通道外夷

中國通道南蠻。必由邕州橫山寨。自橫山一程至古天縣。一程至歸樂州。一程至唐興州。一程至旌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龍安州。一程至鳳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嶺。一程至羅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國。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國之境。名曰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矣。自大理國五程至蒲甘國。去西天竺不遠。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絕險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羅殿國。亦自橫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馬樂縣。一程至恩化縣。一程至羅奪州。一程至圍慕州。一程至阿妹蠻。一

程至硃砂蠻。一程至順唐府。二程至羅殿國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橫山。一程至上安縣。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羅博州。一程至陽縣。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寧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羅拱縣。一程至歷水舖。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結也蠻。一程至大理界虛。一程至最寧府。六程而至大理國矣。凡二十程。所以謂大理欲以馬至中國。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聞自杞特磨之間。有新路直指橫山。不涉二國。今馬既歲至。亦不必由他道也。

航海外夷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愬者。必提舉司也。歲十月。提舉司大設蕃商而遣之。其來也。當夏至之後。提舉司征其商。而覆護焉。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閩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三佛齊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閩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三嶼之下。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

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入中國。其他占城真臘之屬。皆近在交趾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閩婆之半。而三佛齊閩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蕃舶風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為禍不測。幸泊於吾境。猶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國。則人貨俱沒。若夫默伽國勿斯里等國。其遠也不知其幾萬里矣。

沿邊兵

按此下十二條。當另為一門。原本脫去。標自。

祖宗分置將兵。廣西得二將焉。邊州邕管為上。宜次之。欽次之。融又次之。靜江帥府元屯半將二千五百人。又駐泊兵二千人。效用五百人。又殿前推鋒軍五百人。又有雄畧忠敢等軍。軍容頗盛。無事足以鎮撫。有事足以調發。邕屯全將五千人。以三千人分戍橫山太平永平古萬四寨。及遷龍鎮。其二千人留州。更戍宜州屯半將二千五百人。乃靜江一將之分屯者。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鎮寧諸寨之戍。乃多用天河思恩河池三縣之上丁。而宜州城與夫溪峒都巡檢兵。蓋不滿千人。欽之澄海與夫管界沿海二巡檢。合集不過五百人。而如昔之戍出於峒丁。抵棹之戍出於土丁。融州舊撥靜江府馬軍二百人。都巡檢兵亦不過二三百輩。祖宗時以廣右事力絲薄。而邊

防急切。故歲賜錢一百一十餘萬緡。而諸郡稅賦以之養兵積威。宜有餘裕。南渡以來。歲賜已絕。又歲取廣西鹽鈔錢四十萬緡。經總制錢數十萬緡。歷年滋久。故諸郡銷兵以自足爾。

土丁戍邊

邕欽與交趾為境。自昔二郡土丁雜官軍戍邊。邕州土丁戍邊之事未詳。欽之抵棹寨。以安遠縣土丁百人更戍。季一替。厥後宜有南丹莫公晟之擾。大觀元年始詔宜州土丁邕欽例戍邊。正兵長戍二百人。土丁更戍三百人。以天河思恩河池三縣土丁父子全不分番。戍守其間。河池一縣最近高峯。與南丹對境。要害地也。而河池一縣土丁止可分為兩番。一季一替。乃於腹裏之宜山忻城二縣。三丁抽一。分為三番。月一替。是則宜之土丁。其役更重於邕欽也。宜之守臣屢請於朝。乞差次邊柳象賓橫州土丁與宜之土丁更戍。以紓極邊之民。不報。而宜之戍至今不已。

峒丁戍邊

羈縻州之民。謂之峒丁。強武可用。溪峒之首。以為兵衛。謂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唯欽州七峒。峒丁為官戍邊。蓋七峒權力。弱於邕管。故聽命也。舊制欽峒

置防巡使臣一名。以官軍百人戍如昔峒。以備交趾。因官軍虐之。峒酋乞不用官軍。願自以峒丁更戍。以故欽州獨有峒丁之戍。

田子甲

邕州溪峒之民。無不習戰。刀弩鎗牌。用之頗精。峒民事讎殺。是以人習於戰鬥。謂之田子甲。言耕其田而為之甲士也。又朝廷馬政。正在其地。所謂良馬。彼多得之。峒豪頗習驍騎。峒官出入。前驅千人。後騎數十。整整不亂。亦謂之馬前排。靖康之變。峒兵有勤王者。遺老猶能言之。曰。峒民素儉。勤王之役。日得券錢。積而不用。比歸。人有二三百緡之積。至今以為美談。嘗有官員自懷峒。借人夫至欽。所從數人。道聞麋興於前。能合而取之。鳶飛於天。能仰而落之。一夕逆旅劫盜。人有懼色。峒人整暇以待。盜不敢前。昔漢高祖用板楯蠻以取關中。武王伐商。亦用微盧彭濮人。正使今日有疆場之事。而用之。當必有功。

峒丁

邕州左右江提舉峒丁。與夫經畧司買馬幹官兼提舉。皆此職也。熙寧中。係籍峒丁四萬餘人。今其籍不可攷矣。官名提舉。實不得管一丁。而生殺予奪。盡出其酋。欽州

峒丁。雖不如邕管之已甚。所以奉其酋者亦類此。嘗聞道家有言。人罪重者謫為邊民。固有藝極。峒丁日各以職供水陸之產。為之力作終歲。而不得一飽。為之効死戰爭。而復加科斂。一有微過。遣所親軍斬之上流。而自於下流閱其尸也。日曠。酋醉酣。杖劍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類以此為服人之威。何其酷也。

寨丁

環羈縻溪峒置寨以臨之。皆吾民也。謂之寨丁。靜江府有桑江寨。融州有融州寨。武陽寨。與潯江丈材。茶溪。臨溪。四堡。宜州有高峯寨。帶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鎮寧寨。邕州有橫山寨。溫潤寨。太平寨。永平寨。古萬寨。遷隆鎮。欽州有如昔寨。抵棹寨。瓊州有寶西寨。西峯寨。延德寨。萬安軍有萬全寨。吉陽軍有通遠寨。凡諸寨之戍。或用官軍。或峒丁。或寨丁。寨官。或巡防使臣。或都監。或諸寨。或一寨。有長官。官屬。是皆係乎寨之大小也。諸寨行事。動關化外。法制不得不少寬。威權不得不稍重。夫諸寨迴居於諸峒之中。寨丁更戍。不下百人。彼寨之境。山谷阻深。異材生之。今邊境晏然。亦未免有採山之役。

土丁保丁

自儂智高平。朝廷聯一路之民以為兵。戶滿五丁者。以一為土丁。二丁者。以一為保丁。熙寧六年。詔依河北義勇例。修立條制。如禁軍。置都虞侯以下六階。以隸之。因其民之資序。而為之階級。專屬經畧司調發。其保丁則隸於州縣。而以保正統之。八年。廣西諸司。乞以土丁教閱。今保丁亦教閱也。每歲農隙。會土保丁。越州若縣。教以坐作進退。號令旗鼓之法。一季而罷。立法之意。蓋以廣民彫弱。人無固志。若素教其民。一旦有警。則百萬之師。可以遽集。今乃州縣私役於教閱之餘。寔失初意。然有不可不役者。廣西城壁。皆以土為周。覆以屋。一歲不葺。多致腐壓。為郡將者。先盡教閱之道。以體立法之意。乃約城屋當用之工。分部竭作。不容私役。旬月集事。即日散之。民亦樂從。而不以為勞矣。

効用

廣右効用。蓋諸郡山川廣莫。生齒不蕃。強弱不侔。又四方之姦民萃焉。於是諸郡所在。假強武之民。以効用名之。豪民亦借官為重。自王宣凌鐵謝實為變。賴効用立功。厥後經畧司。乃置効用五百人於靜江。凡強盜貸死。逃卒亡命。與其強武願從之民。咸集焉。善接短刃。以慶賊。隱然形勢。有足取者。靜江効用。自成一軍。若乃諸郡効用。

散在民間猶存而不廢。

土宣

廣西郡兵卒。歲有押馬網賞。累至受宣。押馬往來販賣。至多賞。亦有累賞補官者。厥後朝廷減賞。只許轉至十將。不許受宣。於是邊州守臣便宜出帖。補副都虞候。謂之土宣。其間亦有私恩。不令陟階級。而補副都虞候者。雖不請厚祿。而為排軍矣。

五民

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鄙野。以脣舌雜為音聲。殊不可曉。謂之萋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獠者是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五曰蛋人。以舟為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蛋別有記。

情農

深廣曠土彌望。田家所耕。百之一爾。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後為田。苟膚寸高仰。共棄而不顧。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

水滂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耕耘。一任於天。既穫則束手坐食。以卒歲。其妻乃負販以贍之。己則抱子嬉遊。慵惰莫甚焉。彼廣人皆半羸長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

僧道

南中州縣有寺觀。而無僧道。人貧不能得度牒。有祠部牒者無幾。餘皆童行。以供應聖節為名。判公憑於州縣。權行剃髮戴冠。遂為真僧道。如出公據。其說謂被盜遭火。失去度牒。官為給據為憑。遂以剃戴。

嶺外代答卷四

宋 周去非撰

風土門

廣右風氣

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盡南方之風氣矣。桂林氣候與江浙頗相類。過桂林城南數十里。則便大異。杜子美謂宜人獨桂林。得之矣。欽陰雨。則寒氣淅淅襲人。晴則溫氣勃勃蒸人。陰淫晦冥。一日數變。復頃刻明快。又復陰合。冬月久晴。不離葛衣。絨扇。夏月苦雨。急須襲被重裘。太抵早溫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九月梅花盛開。臘夜已食青梅。初春百卉陰密。楓槐榆柳。四時常青。草木雖大。易以蠹腐。五穀漒而不甘。六畜淡而無味。水泉腥而黯慘。蔬茹瘦而苦硬。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北人至其地。莫若少食而頻餐。多衣而屢更。惟酒與色不可嗜也。如是則庶免乎瘴。然而腑臟日與惡劣水土接。毒氣浸淫。終當有疾。但有淺深耳。久則與之俱化。

雪雹

杜子美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蓋桂林嘗有雪。稍南則無之。他州土人。皆莫知雪為何形。欽之父老云。數十年前。冬常有雪。歲乃大災。蓋南方地氣常燠。草木柔脆。一或有雪。則萬木殫死。明歲土膏不興。春不發生。正為災雪。非瑞雪也。若春夏有雹。歲乃大熟。蓋春夏熱氣。能抑之。反得和平。而百物倍收。非若中土春夏遇雹。而陽氣微也。天地之閒。氣異乃爾。

瘴地

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為大法場。言殺人者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昭州有恭城。江水竝城而出。其色黯慘。江石皆黑。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欽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運氣如中州。疫然大。概水毒之地。必深廣。廣東以新州為大法場。英州為小法場。因併存之。

南方凡病皆謂之瘧。其實似中州傷寒。蓋天氣鬱蒸。陽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為瘧疾。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疟瘧。謂之冷瘧。重者純熱無寒。更重者溫熱沈沈。無晝無夜。如卧灰火。謂之熱瘧。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所以然。謂之瘧瘵。冷瘵未必死。熱瘵久必死。瘵瘵治得其道。閤亦可生。冷瘵以瘧治。熱瘵以傷寒治。瘵瘵以失音傷寒治。雖未可收十全之功。往往愈者過半。治瘵不可純用中州傷寒之藥。苟徒見其熱甚。而以朴硝大黃之類下之。苟所稟怯弱。立見傾危。昔靜江府唐侍御家。仙者授以青蒿散。至今南方瘵疾。服之有奇驗。其藥用青蒿石膏及草藥。服之而不愈者。是其人稟弱而病深也。急以附子丹砂救之。往往多愈。夫南方盛熱而服丹砂。非以熱益熱也。蓋陽氣不固。假熱藥以收拾之。爾痛哉深廣。不知醫藥。唯知設鬼。而坐致殞殞。閤有南人熱瘵。挑草子而愈者。南人熱瘵發一二月。以針刺其上下脣。其法捲脣之裏。刺其正中。以手捻去脣血。又以楮葉擦舌。又令病人竝足而立。刺兩足後腕橫縫中青脈。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應手而愈。冷瘵與雜病。不可刺矣。熱瘵乃太陽傷寒證。刺出其血。是亦得汗法耳。入之上下脣。是陽明胃脈之所經。足後腕。是太陽膀胱脈之所經。太陽受病三日。而陽

明受病。南人之針。可以暗合矣。有發瘴過經。病已入裏而瀆死。刺病人陰莖而愈。竊意其內通五臟。故或可以愈也。然施於壯健尚可。施於怯弱者。豈不危哉。

屋室

廣西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棧板。唯敷瓦于椽間。仰視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為厭也。小民壘土。墜為牆。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為瓦。或但織竹。芭兩重。任其漏滴。廣中居民。四壁不加塗泥。夜間焚膏。其光四出於外。故有一家點火。十家光之。譏原其所以然。蓋其地煖。意在通風。不利堙室也。未嘗見有茅屋。然則廣人。雖于茅。亦以為勞事。

巢居

深廣之民。結柵以居。上設茅屋。下卷牛豕。柵上編竹為棧。不施椅桌牀榻。唯有一牛皮為裯席。寢食於斯。牛豕之穢。并聞於棧。罅之間。不可向邇。彼皆習慣。莫之聞也。考其所以然。蓋地之虎狼。不如是。則人畜皆不得安。無乃上古巢居之意歟。

踏犁

靜江民。頗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形如匙。長六尺許。末施橫

木一尺餘。此兩手所捉處也。犁柄之中。於其左邊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處也。踏可耕三尺。則釋左脚。而以兩手翻泥。謂之一進。迤邐而前。泥龍悉成行列。不異牛耕。予嘗料之。踏犁五日。可當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於土。問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廣來。不耐苦作。挂人養之。不得其道。任其放牧。未嘗餵飼。夏則放之水中。冬則藏之巖穴。初無欄屋以禦風雨。今浙人養牛。冬月密閉其欄。重藁以藉之。煖日可愛。則牽出就日。去穢而加新。又日取新草於山。唯恐其一不飯也。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產之良。人為之助亦多矣。南中養牛若此。安得而長用之哉。若夫無牛之處。則踏犁之法。胡可廢也。又廣人荆棘費鋤之地。三人二踏犁。夾掘一穴。方可五尺。宿根巨梗。無不翻舉。甚易為功。此法不可以不存。

椿堂

靜江民間穫禾。取禾心一莖藁。連穗收之。謂之清冷禾。屋角為大木槽。將食時。取禾椿于槽中。其聲如僧寺之木魚。女伴以意運杵。成音韻。名曰椿堂。每旦及日昃。則椿堂之聲四聞可聽。

送老

嶺南嫁女之久。新人盛飾廟坐。女伴亦盛飾夾輔之。迭相歌和。含情淒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將別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靜江人倚蘇幕遮為聲。欽人倚人月圓。皆臨機自撰。不肯蹈襲。其間乃有絕佳者。凡送老皆深夜。鄉黨男子羣往觀之。或於稠人中發歌以調女伴。女伴知其謂誰。亦歌以答之。頗竊中其家之隱匿。往往以此致爭。亦或以此心許。

方言

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廣西之謾語。如稱官為溝主。母為米囊。外祖母為低。僕使曰齋。粹。喫飯為報崖。若此之類。當待譯而後通。至城郭居民語。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間所言之意義頗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時。晚曰晡時。以竹器盛飯。如篋曰箠。以瓦瓶盛水曰嬰。相交曰契交。自稱曰寒賤。長於我稱之曰老兄。少於我稱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姪。呼至少者曰孫。泛呼孩提曰細子。謂慵惰為不事產業。謂人讐記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窮。貧困無力曰力匱。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曰水尾。殺泊舟曰埋船頭。離岸曰反船頭。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脚脰犬曰大蟲脚。若此之類。亦云雅矣。余又嘗令譯者以禮部韻按交吐語。字字有異。唯花字

不須譯。又謂北為朔。因并誌之。

俗字

廣西俗字甚多。如養音矮。則不長也。奎音穩。言大坐則穩也。爻音勸。言瘦弱也。奎音終。言死也。喬音臘。言不能舉足也。仆音嫻。言小兒也。妖徒架切。言姊也。門音櫬。言門橫關也。岳音礪。言岩崖也。余音涸。言人在水上也。夾音魁。言没人在水下也。乚音鬚。言多髭。硨東敢切。言以石擊水之聲也。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猶用此闕字。闕。武后所作國字也。

法制門

奏辟

廣西奏辟。不限資格。唯材是求。自守闕副尉下班之類。一經奏辟。皆得領兵民之寄。大率初辟。巡尉知寨。次辟沿邊知縣都監。次可辟左右江提舉等而上之。沿邊知州軍軍皆可辟也。守倅舊許帥司奏辟。今多與都司聯銜具奏。帥司又可專辟沿邊州軍主兵官前官將替。半年便許量才選辟。辟書一上。便可就權。往往非注補官之人。皆由之而竝進。俟成命之下。就權年月皆理為在任。不成則不過解職而去耳。誠仕官

速化之地。比之吏部格法。何啻霄壤也。

定擬

廣西去朝廷遠。士夫難以一一到部。令漕司奉行吏部銓法。謂之南選。諸郡之闕。吏部以入殘零。一月無人注授。卻發下漕司定擬待次。士夫擬得一闕。先許就權。吏部考其格法無害。則給告劄付之。理前月日為任。南中士夫甚樂之。廣西經任人多不欲注曹官。唯欲授破格職官。初任人不欲授監當簿尉。唯欲授破格曹官。謂如吏部注中州四選。闕率一官而四人共之。唯廣西闕無人注授。及發下定擬。唯許寄居隨侍。曾任本路人參選。員少闕多。率是見次。選人於此。可養資考。豈吏部注擬之所常有者。故落南士夫。多不出嶺。良以此也。

試場

二廣試場有三。曰科舉。曰銓試。曰攝試。今銓試廢矣。唯攝試科舉而已。嶺外科舉。尤重於中州。蓋有攝官一門存焉。始也攝官屬漕司。廣西於靜江開場。試斷案。五世之
大法家。按宋史。淳熙中。秘書郎李燾請令習大法者兼習經義。詔自今第一第二以第三場試斷案。第四場經義。第五場刑統律義。世試音同。疑傳寫之誤。以闕員為額差。靜江法司人吏。祇應斷案。未免或出其手。科舉考官有出身人不足。許

差恩榜人。赴試者少而解額頗寬。雖左右江溪峒亦有解額二名。諸州得解士人。俟再得舉。則試攝為假版官。唯靜江士子不屑就焉。故數有登科者。

攝官

二廣兩得解士人。許赴漕司試攝。以闕員為額。綴名者。漕司給公據服緣。參南選。出而佐民矣。今律所謂假版官是也。攝官有三等。一待次攝官。二正額攝官。三解發攝官。待次歷兩任無過。漕司再給公據印紙為正額。又兩任無過。漕司解發吏部補迪功郎。自是通行仕路矣。當其未補真命也。歷任之中有犯贓私。該徒流罪。猶加真刑。逮入階官。乃作經任人注擬佳闕。六考以舉狀改官。夫二廣士子。少年得舉。即可補攝。數年而受真命。見次厚賞。資歷易深。陞改甚捷。有官至正郎任數子者。大率以荒僻海邦。監當簿尉令。存留為攝官闕。吏部又收其闕之稍厚者。以注命官。始以五十員為額。今減為三十員。無復往時之速化矣。二廣士夫苟能克己自奮。又何藉於假版。聞昔有賀州楊攝官者。始參南選。隨例見於銓吏。吏不加禮。楊怒。拔手版擊吏。取綠衣攝帖焚之而去。次年乃登科。所在攝職。使攝官者如之。奚患二廣風俗士氣之不振。

南海役法

自免役法行。天下無復有鄉差為吏之州。獨海南四郡不行焉。聞仕於海南者曰。海南名為鄉差。實募人為吏。彼受募者已世其業。民間反謂免役為便。願輸役錢而不得。夫權利之心。人皆有之。地邇京師。則人以功名為權利。去朝廷遠。人絕希望。惟知利之為權利耳。廣西州縣之吏。皆鄉落大姓。能為一鄉之禍福。人莫不尊敬之。與江浙之恥為吏者大異。遠方之貴吏。猶江浙之貴仕也。况南海之遠乎。向之所知。殆一二受募吏輩自固之言。嘗謂免役之法。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也。人生天地之間。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富民為吏。豈不艱苦。然而甲乙執役。必能自愛其鄉黨。雖不保其不為非。必不至舞文以毒民。如今日之吏。就使斯民得輸錢免役以自逸。而心厭作吏之賤。舉先王良法美意。納之於斯民厭惡之心。俾募催為吏者。長子孫於害民之閒。而斯民有無窮之患。豈不甚可痛哉。自免役之法一行。有志於世之士。至終不敢復。蓋民之所安者在是。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其是法乎。鄉差之法。非役民以自養也。與民長慮而全其生也。今日舉世之民。受吏之害。幸海南四郡遺法尚存。吾懼繼此有搖撼欲去之而行免役者。羊亡禮遂亡矣。

常平

常平米斛。見存無幾。所在皆是也。廣右諸郡。唯靜江常平米。止支諸司人吏俸米。自餘諸郡。不以軍糧不足。借支不還。則以久不賑發。腐損耗失。軍糧不足。而借支。所至皆然。非獨廣右。且廣西斗米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會無久遠之積。商以下價糶之。而舳舻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穀賤。其實無積貯爾。州郡久不賑發。一連遇大凶年。米斗僅至二百錢。則人民已有流離之禍。州縣拱手。無策以處之。然則穀賤之果不足恃也如此。若夫以新易陳。在州郡所得為之事。曰斂曰散。曷不於樂歲廣糶以為之備乎。

嶺外代答卷四終

嶺外代答卷五

宋 周去非撰

財計門

廣右漕計

今日廣右漕計。在鹽而已。鹽場濱海。以舟運於廉州石康倉。客販西鹽者。自廉州陸運至鬱林州。而後可以舟運。斤兩重於東鹽。而商人猶艱之。自改行官賣。運使姚孝資頤重。實當是任。乃置十萬倉於鬱林州。官以牛車自廉州石康倉運鹽貯之。庶一水可散於諸州。凡請鹽之州。曰靜江府。融。宜。邕。賓。橫。柳。象。貴。鬱。林。昭。賀。梧。藤。潯。容。州。各以歲額來請。靜江歲額八千羅。融二千七百羅。宜四千二百九十。邕七千五百。賓二千五百。柳三千五百有奇。象三千。橫二千七百。貴三千一百有奇。鬱林三千。昭三千九百。賀五千。梧二千。藤二千五百。潯三千。容三千。凡五萬八千二百羅有奇。按此原文本有

錯簡今取其息。以八分歸漕司。二分歸本州。又海南四州軍及欽廉雷化高。皆產鹽。

州軍昔賣漕司二分鹽。亦以八分息歸漕司。通前十六州請鹽於十萬倉者。凡七萬餘筭。絕長補短。漕司歲得錢六十五萬五千六百餘緡。而歲支錢七十三萬二千餘

緡。又以向者存留鹽本錢充之。每羅八百。足七萬餘羅。當得七萬餘緡。省以充漕計。厥後張南軒為帥。乃請于朝。以三分鹽息予諸州。而免諸州民戶苗米每一石取二斗之耗。後以諸郡寔賣數奏請。其額稍減。

廣西鹽法

廣西土瘠民貧。竝邊多寇。自儂智高平。朝廷歲賜湖北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純一萬五千匹。綿一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一千五百斤。韶州洿水場銅五十萬斤。付本路鑄錢一十五緡。總計諸處贍給。廣西凡一百一十餘萬緡。祖宗蓋以廣右西南二邊。接近化外。養兵積威。不可不素具。故使常有餘力也。自南渡以來。廣西以鹽自給。宣和五年。已詔廣東西路各置提舉官。歲實鹽固無定額。至是漕司乃得取其贏餘。紹興八年。詔一廣鹽通行客鈔。專置提舉一員於廣州。盡領兩路鹽事。又以西路遠闊。又令廣西提刑兼西路鹽事。時楊么擾洞庭。淮鹽不通於湖湘。故廣西鹽得以越界。一歲賣及八萬羅。每羅一百斤。朝廷遂為歲額。每一羅鈔錢五緡。歲得四十萬緡。歸於大農。內有八萬四千四百緡。付廣西經略司買馬。三萬緡應付湖北靖州。十萬緡以贍鄂州大軍。餘悉上供。於是漕計大絀。無以備邊。乃取諸郡民間稅米等

第撥往邊州輸納。別以錢和糴充諸郡歲計。每一石為錢五百足。邊州宿兵歲餉二十萬二千餘石。而邊州止管稅米一十一萬九千餘石。故不免科撥他郡。至紹興十一年。民以病告。移邊州米。就本州納錢。漕司上請。從之。每石折錢四緡。足盡貲於漕司辛字庫。用以支付邊州。漕計大優。議者謂邊郡米一石。價止數百錢。遂裁減至二緡。而漕計猶有餘也。時淮鹽已通於湖湘。客鈔遂不登額。提刑兼司。極力招誘。歲止賣及五萬羅。言事者。又謂客鈔既不登額。不若復令漕司自賣官鹽。而除民折米和糴之擾。於是廣西漕臣復領本路鹽事。而東鹽不得入西路矣。廣東鹽額大虧。屢請於朝。乞復通客鈔。以為廣東產鹽多而食鹽少。廣西產鹽少而食鹽多。東鹽入西。散往諸州。有一水之便。西路產鹽之州。水陸不便。異時西路客人。樂請東鹽。占額為多。今西路以鹽利自專。則東鹽坐虧課額。朝廷從其請。又為廣西畫所以為歲計者。曰舊額廣東十萬羅。廣西八萬羅。增收鈔錢一緡省。可得一十八萬緡省。謂之漕計錢。舊法廣西鹽戶納鹽一羅。官支本錢一千八百足。後為官吏侵刻。止支二百。今實支一千足。官截取八百足。謂之存留鹽本錢。計西路八萬羅。又得八萬二千緡省。而西路元額八萬羅。客人入納四十萬緡省。如是則通可得六十六萬二千

緡。盡付廣西漕司。內取二十餘萬緡。充買馬。并鄂靖州之費。餘四十五萬餘緡。以之充廣西歲計。廣西舊額八萬羅。止及五萬。今遂指為實賣之數。又於上收增鈔錢。減刻鹽本錢。是以虛數較之實數。歲當虧錢二十一萬六千緡。此豈細事也哉。范石湖作帥。抗疏請復官賣。其說曰。官自賣鹽。不過奪商人之利。以利官。而民無折米之患。往日西路賣及八萬羅。今為虛數矣。只以實賣及五萬羅為率。而權以廣西鹽價。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為率。歲可得七十餘萬緡足。計九十餘萬緡省。需乎其有餘矣。其道約而易行。其說簡而易明。嚴抑配之法。杜侵欺之弊。俾法久而不壞。誠長利也。朝廷始疑而後從之。廣東申乞不已。又為東路歲認發東鹽入界鈔錢之數二萬四千六百餘緡。其議遂定。然漕計優裕。實范公之力也。

經略司買馬

自元豐間。廣西帥司已置幹辦公事一員于邕州。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同措置買馬。紹興三年。置提舉買馬司于邕。六年。令帥臣兼領。今邕州守臣提點買馬。經幹一員。置解于邕者。不廢也。實掌買馬之財。其下則左右江二提舉。東提舉掌等量蠻馬。兼收買馬印。西提舉掌入蠻界招馬。有同巡檢一員。亦駐劄橫山寨。候安撫上邊。則

率甲兵先往境上。警護諸蕃入界。有知寨主簿都監三員。同主管買馬錢物。產馬之國曰大理。自杞特磨羅殿。昆那羅孔。謝蕃。滕蕃等。每冬以馬叩邊。買馬司先遣招馬官。齎錦繒賜之。馬將入境。西提舉出境招之。同巡檢率甲士往境上護之。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橫山寨。邕守與經翰盛備以往。與之互市。蠻幙譙門而坐。不與蠻接也。東提舉乃與蠻首坐于庭上。羣蠻與吾六校博易。等量于庭下。朝廷歲撥本路上供錢。經制錢。鹽鈔錢。及康州石康鹽。成都府錦。付經略司。為市馬之費。經司以諸色錢買銀。及回易他州金錦綵帛。盡往博易。以馬之高下。視銀之重輕。鹽錦綵繒以銀定價。歲額一千五百匹。分為三十綱。赴行在所。紹興二十七年。令馬綱分往江上諸軍。後乞添綱。令元額之外。凡添買三十一綱。蓋買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擇其權奇以入內廄。不下十綱。馬政之要。大略見此。

宜州買馬

馬產于大理國。大理國去宜州十五程。爾中有險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于大理。而轉賣于我者也。羅殿甚適於邕。自杞實隔遠焉。自杞之人強悍。歲常以馬假道于羅殿而來。羅殿難之。故數至爭。然自杞雖遠于邕。而適于宜。持隔南丹州而

已紹興三十一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帥司為之量買三綱。與之約曰。後不許此來。自是有獻言于朝。宜州買馬良便。下廣西帥臣議。前後帥臣皆以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提防外夷之意。可為密矣。高麗一水可至登萊。必令自明州入貢者。非故迂之也。政不欲近耳。今邕州橫山買馬諸蠻。遠來入吾境內。見吾邊面闊遠。羈縻州數十。為國藩蔽。峒丁之強。足以禦侮。而橫山。賔然。遠在邕城七程之外。置寨立關。傍引左右江諸寨丁兵。會合彈壓。買馬官親帶甲士以臨之。然後與之為市。其形勢固如此。今宜州之境。虎頭關也。距宜城不三百里。一過虎關。險阻九十里。不可以放牧。過此即是天河縣平易之地。已逼宜城矣。此其可哉。

馬綱

蠻馬入境。自泗城州至橫山寨而止。馬之來也。涉地數千里。瘠甚。蠻縛其四足。拽仆之。啗鹽二斤許。縱之。旬日自肥矣。官既買馬。分定綱數。經略司先下昭賀。藤容。高雷。化。欽。廉。宜。柳。融。貴。潯。鬱。林。州。差見任使臣三十三人。前來橫山押馬。不足。聽募寄居待闕官。常綱馬一綱五十匹。進馬三十匹。每綱押綱官一員。將校五人。獸醫一人。牽

馬兵士二十五人。進馬綱則十五人。蓋一人牽二馬也。諸州差官兵既定。押馬官借請贍家錢二百餘緡。將校軍兵各有借請。前往橫山寨提點買馬司公參。既領綱。則自橫山七程至邕州。又十八程至經略司公參。呈驗綱馬。經略司覆量尺寸。加以火印。養之馬務。以觀馬之羸壯。體察押馬使臣之能否。而進退之。遂再分綱。責領發往行在。或江上諸軍交納。沿路州縣皆有馬務。為之宿程。有口食券草料。為人馬之須費。既至朝廷。又有賞罰以勸懲之。凡全綱不死損者。押綱官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死損三分者。有降官之罰。其餘賞罰有差。將軍兵各以所牽馬為賞罰。賞則補以階級。不願則請錢。罰則加杖而遣之。然而押馬亦有法焉。其法買鹽留以自隨。每日晚以鹽數兩啗之。自然水草調而無疾。此求全綱之法也。大抵押馬乃武臣軍校速化之途。而副尉果以賞轉至正使者。不可勝數。

邕州橫山寨博易場

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齋。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雲南刀及諸藥物。吾商賈所齋。錦繒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於是譯者平價交市。招馬官乃私置場於家。盡攬蠻市而輕其征。其入官場者。什纔一二耳。隆興甲申。勝齋子昭為邕守。有智數。多遣邏

卒於私路口。選截商人越州。輕其稅而留其貨。為之品定諸貨之價。列賈區於官場。至開場之日。羣商請貨于官。依官所定價與變為市。不許減價先售。悉驅譯者導蠻恣買。晝夜則次日再市。其有不售。引執覆監官減價博易諸商之事既畢。官乃抽解併收稅錢。賞信罰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無他糜費。且無冒禁之險。時邕州寬裕。而人皆便之。

邕州永平寨博易場

邕州右江永平寨。與交趾為境。隔一澗耳。其北有交趾驛。其南有宣和亭。就為博易場。永平知寨主管博易。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銀鹽錢。與吾商易綾綿羅布而去。凡來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陸而來。所齎必貴細。惟鹽麤重。然鹽止可易布爾。以二十五斤為一羅。布以邕州武緣縣所產狹幅者。其人亦淳朴。非若永安州。交人至欽者之狡。若右江。又有湍江柵。與交趾蘇茂州為隣。亦時有少博易。則湍江巡防主之。

欽州博易場

凡交趾生生之。悉仰於欽。舟楫往來不絕也。博易場在城外江東驛。其以魚蚌來易斗米尺布者。謂之交趾蛋。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於欽。謂之小網。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網。所齎乃金銀銅錢沈香光香熟香生香真。